

金银岛

外国少年文学卷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R·L·史蒂文森 著
(英)

中国和平出版社



428
STZ
=1
C-1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少年文学卷

共5本

金 银 岛

45B-1

(一)

[英] R·L·史蒂文森 著

宇 飞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银岛/(英)史蒂文森(Stevenson, R. L.)著;王宇飞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金… II. ①史… ②王… III. 惊险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9 号

金银岛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目 录

第一部 老海盗

“本卜舰队司令”旅店的老水手	3
神秘的黑狗	10
黑条子	18
水手箱子	25
瞎子的下场	32
船长的文件	39

第二部 船上的厨子

我去布里斯托尔	49
望远镜客栈	56
弹药和武器	63
航行	70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的	77
军事会议	85

第三部 我的岸上历险

我如何开始的岸上历险	95
第一次凶杀	101
岛中人	107

第四部 木 寨

医生的叙述:弃船的经过	117
医生的叙述:单座艇的最后行程	123
医生的叙述:第一天的战果	129
吉姆·霍金斯的叙述:木寨守卫者	135
西尔弗的出使	142
袭击	149

第五部 我的海上历险

我如何开始的海上历险	159
退潮	165
木舟漂流	171
我降下了骷髅旗	177
伊斯雷尔·汉兹	183
“八个里亚尔”	192

第六部 西尔弗船长

身陷敌营.....	201
又是黑条子.....	211
假释.....	219
寻宝——弗林特的指针.....	228
寻宝——林中的呼声.....	236
海盗的失败.....	244
尾声.....	251

第一部

老 海 盜

“本卜舰队司令”旅店的老水手

几位先生特里劳尼老爷、利夫西大夫都认为我应该把关于金银岛的事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写下来。不过我不能暴露这个岛的方位，因为那儿还有尚未挖掘出来的宝藏。于是我提起笔，时间追溯到公元 17XX 年，那个棕黑色皮肤面带伤疤的老水手，头一次到我父亲开的“本卜舰队司令”旅店投宿的时候。

对当时的情景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旅店大门，身后跟着个脚夫推着一辆装有水手箱子的手推车。老水手高大魁梧，赤褐色的皮肤，身穿一件破旧的蓝外套，梢上涂了柏油的辫子垂在肩上。他的手很粗糙：疤痕累累，污黑的指甲缺损断裂。他的面颊上有一道肮脏的刀疤，泛着青白色的亮光。他吹着口哨环视着小海湾，忽然拉开嗓门唱起了古老的水手之歌，那首歌他后来经常唱：

“十五个人躺在死人箱上——

哟——嗨——嗨，来瓶朗姆酒！”

这高亢苍老的歌声像是在推动船上的绞盘棒时所唱的，歌声抑扬顿挫，断断续续。接着，他用手中的一根粗重的木棍敲了敲门，噙声噙气地向我父亲要了一杯朗姆酒。拿来酒后，他像个行家似的品着滋味，细吸慢饮，仍旧注视着海边的峭壁和旅店的招牌。

“这儿倒是个挺方便的小港湾，”他终于开口说道，“在这开个小酒馆挺不错，生意好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生意冷淡，客人少得可怜，真是越来越不景气。

“好吧。”他说，“我就住这儿。嘿。你！伙计。”他朝着脚夫喊道，“把我的箱子搬下来吧，就放在这儿，我要在这儿逗留几天。”接着，他又对我父亲说：“我不是个讲究的人，有朗姆酒、咸肉和鸡蛋吃就行了，再说站在那边山上还看得见来往船只。你问我怎么称呼？就叫我船长好了。哦，我知道你们指望什么，喏，”他往门槛上扔下三四个金币。“钱不够时再说。”他说话时的样子简直像个凶狠的长官。

说实话，虽然他衣衫褴褛，语言粗俗，却不像个普通水手。他那样子很像个大副或是船长，惯于发号施令，动手打人。据那个脚夫讲，邮车头天早晨把这位船长载到“圣乔治”旅馆后，他便打听沿岸还有哪些小旅店，听说我们的店比较清静，名声也好，才选中这儿住下。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有关船长的全

部情况了。

他这个人比较沉默，每天都挂着黄铜望远镜在小港湾或悬崖上游荡。整个晚上他都坐在大厅中挨近炉火的角落里，使劲地喝加水的朗姆酒。别人同他说话，他也爱搭不理，却动辄就恶狠狠地瞪着眼睛，鼻子里喷着气，粗重而响亮。我们全家和酒馆里来往的客人对此很快就习以为常了。他每天闲逛回来都要问一问是否又有水手经过这里。起初，我们以为他这么问是想找个同行做伴，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是想尽量回避他们。每当有水手到“本卜舰队司令”投宿（这里经常有水手到来，他们是沿着海岸大路到布里斯托尔去的），他总要在进大厅之前隔着门帘仔细看看那个人。只要有水手在场，他准安静得像只老鼠。不过这事情他并没有对我保密，因为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边，许诺说只要我注意一个“独腿水手”，并在此人出现时告诉他，就在每月1日给我一枚4便士的银币，所以，我和他一样，对这事特别上心。可每到临近月初，我向他索要那点钱时，他的鼻孔却只是向着我喷气，瞪着眼把我吓回去。但是不出一个星期，他肯定又会改变主意，把那4便士给我，并再次叮嘱我注意那个“独腿水手”。

那个独腿水手是怎样让我做恶梦，不说你也猜得出。在暴风雨之夜，当狂风撕扯着屋顶，巨浪拍打着海岸涌上悬崖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他现出各种各样的形象，做出各种凶狠的表情。有时他的腿是齐膝切断，有时又是从大腿根断掉；有时他

本身就是只有一条腿的怪物，那条腿在他身子的正中间长着。在所有的恶梦中，最可怕的是他蹦蹦跳跳越过树丛沟坎追赶我。为了每月获得那4便士，我就在这些恐怖的幻觉中度过，付出的代价确实也够大了。

虽然我非常害怕想象中的独腿水手，但对于船长，我并不像别人那么怕他。有时他在晚上喝多了加水的朗姆酒，便坐在那儿旁若无人地唱他那古老邪恶而狂野的水手之歌；有时他请所有的人喝酒，强迫瑟瑟发抖的客人听他讲故事，或者跟着他一起唱，我时常感到整座房子被“哟——嗨——嗨，来瓶朗姆酒”的歌声震得摇摇晃晃。邻居们为了安全，都战战兢兢地参加合唱，而且声音一个高似一个，以免挨船长的骂。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是最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会用手猛拍桌子喝令全体肃静，也会为某个提问大发雷霆，而如果没有人提问，他就会认为客人没有专心听他的故事。总之，在他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跄跄地上床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旅店。

船长所讲的故事足以把人吓死。那可真是些可怕的事情，关于吊死人、走跷板、海上的风暴，还有名叫干托图格斯的珊瑚礁以及西班牙海面上的种种残暴行为，都非常凶险。从他的叙述来看，他一定是同海上最穷凶极恶的人打过交道，而他讲述故事所用的语言也和他所描述的罪行一样令我们这些纯朴的乡下人感到震惊。我父亲常说旅店快要完蛋了，因为人们不愿意到这里来忍受折磨和压制，被吓得浑身颤抖地钻

进被窝。不过我倒相信他的存在会给我们带来好处，虽说人们最初感到很可怕，但细想起来又觉得有趣。这对平静的乡村生活来说是一种良好的兴奋剂。有一群小伙子常来凑热闹，他们装出很敬佩他的样子，称他为“真正的水手”、“老牌海员”，还说正是这样的好汉才使得英国称霸海上。

从他的行为来看，他确实有毁掉我们的可能。因为他在这儿一星期一星期地住下去，后来竟一个月一个月地住，他给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我父亲却惧怕向他再提钱的事，一旦父亲向他要钱，他的鼻孔便开始喷气，声音之大，几乎像在咆哮，我可怜的父亲只好在他的怒吼之下退出房门。我见过父亲在遭到拒绝后狠狠地绞自己的手。我敢肯定正是由于时刻为忧虑恐惧所困扰，才使父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和我们在一起住的时候，船长从没改过装束，只从小贩那里买了几双袜子。他的帽子有一边的卷边折了，从此他就让它耷拉着，即便刮风或很不方便也不在意。我还记得他那件外套的模样，他在楼上的房间里把它补了又补，到最后终于只剩下补丁了。他从不写信，也没收到过信，除了邻居之外，他和谁也不讲话，即使是和他们说话，也常常是在喝多了朗姆酒时。那只巨大的水手箱子我们谁也没看他打开过。他只碰过一次钉子，那是在我父亲病情日趋恶化，不可救药的时候。利夫西大夫一天傍晚来看病人，他在我母亲那儿吃了点晚餐，就走入大厅，抽着烟等他的马从村里过来，因为我们老“本卜”没

有马厩。我随着他走进去，看到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整洁、精神的医生，假发上的扑粉洁白如雪，黑亮的眼睛炯炯有神，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另一边则是无拘无束的乡下人，尤其是我们那位肮脏粗笨、醉眼惺松、衣衫破烂的海盗，和医生相比更是天壤之别。他早已喝醉了，趴在桌子上。忽然，他——就是那位船长，又开始放声唱起他那首永远唱烦了的歌来：

“十五个人躺在死人箱上——

哟——嗨——嗨，来瓶朗姆酒！

酒和魔鬼让别人送了命——

哟——嗨——嗨，来瓶朗姆酒！”

开始，我猜想“死人箱”和他放在前屋楼上的大箱子是一回事，在恶梦中，这个想法始终和那个独腿水手绞在一起。此时我们对这首歌早已习以为常了。那天晚上只有利夫西大夫是头一次听到它，我发现他不大喜欢这首歌，因为他生气地抬眼望了一会儿，才继续和园丁老泰勒谈论一种治疗风湿的新药方。与此同时，船长渐渐对他的歌来了兴趣，终于用手拍打起面前的桌子，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安静。所有的说话声马上停止了，除了利夫西大夫的声音，他一如既往，清晰、和善地讲着话，每说一两句就轻快地吸一下烟斗。船长瞪了医生一

会儿，又用手拍着桌子，更加恶狠地瞪起眼，最后终于用不堪入耳的粗话骂道：“住嘴，可别找揍！”

“你是在说我吗？先生？”大夫问。那流氓又用脏话回答他是的。“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先生，”大夫答道，“如果你继续这么喝酒的话，世上不久就会少一个最下流的恶棍了！”

那老家伙怒气冲天，一下子跳起来，拔出一把水手折刀，打开来在手中掂着，威胁要把大夫钉到墙上。

大夫坐着没动；回过头对那恶棍说话，口气还和以前一样，不过嗓门提高了，好让全屋的人都听见。他的态度沉着而坚定：

“如果你还不立刻把刀子装进口袋，我以我的名誉担保，你会在下次巡回审判中上绞架。”

接着，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很快船长认输了。他收起武器，坐到原来的座位上，像条挨打的狗似的嘟嘟囔囔。

“现在，先生。”大夫接着说，“由于我知道了还有你这么个家伙，在我的辖区里你得小心，我会日夜监督你。我不仅是个医生，还是地方法官。如果我得知一点对你不利的控告，哪怕是像今晚这样的无礼行为，我都将采取有效措施把你逮捕归案，逐出本地。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不久，利夫西大夫的马牵到了门口，他骑马离开了客店。船长当晚安静了下来，以后的好多天晚上他都没敢吭声。

神秘的黑狗

不久以后就发生了第一桩怪事，它和以后的一连串神秘事件使我们最终摆脱了船长。不过你会看到，他带来的麻烦还远不止这些。那是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我可怜的父亲显然熬不到春天了。随着他日渐衰弱，旅店里的事情全依仗母亲和我张罗，整天忙忙碌碌，也就无暇顾及我们那位不讨人喜欢的客人了。

一天清晨，寒风凛冽，小海港覆盖了一层灰白色的晨雾，细浪轻拍着岸边的岩石。太阳还很低，刚刚露出山顶，照耀着海面。船长比平时起得早，朝海滩走去。他的弯刀在旧蓝外套宽大的衣襟下晃来晃去，胳膊底下夹着黄铜望远镜，帽子歪向脑后。他迈着大步，呼出的哈气在身后留下一道白烟。他拐过大岩石的时候，我还最后听见他愤怒、响亮地哼了一声，好像还在对利夫西大夫耿耿于怀。

母亲在楼上陪着父亲，我正在摆桌子，准备船长回来吃早饭。这时，大厅的门开了，一个我从未谋面过的人走了进来。他是个脸色苍白而油腻，令人作呕的家伙，左手缺了两个手指

头。虽然他佩着弯刀，却不大像个勇猛好斗的人。我一直在注意观察来往的水手，无论是一条腿的还是两条腿的，可这个人却让我迷惑不解。虽说他也有点海员味道，但却不像个水手。

我问他要点什么，他说要朗姆酒。可当我正要去拿酒时，他却在一张桌旁坐下来，招呼我走近点儿。我在原地站住了，手中拿着餐巾。

“过来，小家伙，”他说。“靠近点儿。”我走近了一步。“这张桌子是为我那比尔伙伴准备的吗？”他斜着眼问道。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伙伴比尔，这张桌子是替我们店里的一位客人准备的，大家都称他为船长。

“好吧。”他说，“不管怎么说，伙伴比尔也完全称得上船长。他的一边脸上有道伤疤，人挺招人喜欢，特别是喝酒的时候，我的比尔伙伴就是这样。我跟你讲清楚点儿，你们的船长的一边脸上有伤疤——要是你乐意，我再说清楚点儿，是在右脸上。哈，好啦！我全告诉你啦。那，我的伙伴比尔住在这儿吗？”

我说他出去散步了。

“哪条道，小家伙！他是从哪条道走的？”

我指指外面的大岩石，告诉他船长可能从哪条路回来，估计还要多长时间，又回答了几个别的问题。“啊哈。”他说，“这对我的比尔伙伴来说可跟酒一样棒。”